

汉语谓宾动词的类型学特征及其教学策略¹

苗守艳¹

临沂大学文学院

Email:mshy6840@126.com

齐风军²

Krirk University

Email:qf1017850867@163.com

Received: September 24, 2023; Revised: December 14, 2023; Accepted: December 15, 2023

摘要

谓宾动词是国际中文语法教学的重要内容。谓宾动词是汉语为孤立语的特征呈现，对其研究具有重要类型学意义。汉语谓宾动词在语义上呈现出言语性、心理性及弱行为性特征，这与人类语言中动词带谓词论元具有语义共性。根据语义特征，谓宾动词可分为言语、心理、现实三大类，又可细分出十小类。谓宾动词具有动词的句法功能，部分谓宾动词配置谓宾需要一定句法条件，否定性副词与谓宾动词组合常凝固成词，数量、时体范畴词常做谓宾动词补语，谓宾动词的重叠取决于语用条件。谓宾动词教学中要抓住核心词类、突破难点，借助语义类聚、因类施教，发挥迁移作用、对比分析句法实现条件，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谓宾动词；句法语义；策略

¹ 2022 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一般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国际中文教育视域下谓词性宾语句构式认知及教学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2YH79C）。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REDICATE-VERBS AND THEIR TEACHING STRATEGIES

SHOUYAN MIAO¹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nyi University

FENGJUN QI²

Kirk University

Abstract

Predicate-verb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grammar teaching. Predicate-object verbs are typical features of Chinese isolated language, which is of great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to its study.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A are verbal, psychological and weak behavioral, which has semantic commonality with verbs and predicate arguments in human language. According to semantic feature of Predicate-verb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peech, psychology and reality, and there are several sub-categories below each category. Predicate-verbs has the syntactic function of Predicate-verbs, and some of Predicate-verbs needs certain syntactic conditions to be configured with predication. Negative adverbs and predication verbs are often solidified into words, and quantitative and temporal category words are often predication verbs' complements. Whether Predicate-verbs overlends or not depends on pragmatic conditions. In the teaching of Predicate-verbs, it is necessary to grasp the core parts of speech, break through difficulties, and use semantic clustering and causal teaching to play a transfer role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order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Predicate-verbs; feature; teaching strategy

引言

在国际中文教育中,词汇教学为汉语语言能力培养、文化素养提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谓宾动词是汉语词汇重要类别,也是国际中文语法教学的重要内容。谓宾动词是指带谓词或谓词性词组为宾语的动词,可以分真谓宾、假谓宾两类(朱德熙,1982)。汉语中的谓宾动词是其作为孤立语的典型表现,在国际中文教育语言教学过程中,不同语言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对谓宾动词的使用存在一定偏差。目前学界对于谓宾动词研究主要从共时层面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谓宾动词进行分类及数量统计(蔡兰,1986;陈克炯 1996),以及谓宾之间深层语义关系(王冬梅,2003;方梅,2005)上,关于其教学研究主要散见于个别案例分析中。本文以汉语谓宾动词为研究对象,从类型学角度分析其句法语义特征,并构建相应的教学策略,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1. 谓宾动词的语义特征

每种语言的结构都具有特定性(Croft, 2001),类型学研究很难寻求语言形式的共性,只能探寻语义方面共性。我们研究谓宾动词也首先考虑谓宾动词的语义特征,探寻其功能共性。语义特征指语法上同类词的概括意义或意义类别,指人事物、动作、行为、性质、状态等。考察谓宾动词语义特征,发现主要表现在[+内在性][+致使性][+显现性][+持续性][+提示性]等方面(云兴华 1996,刘大为 2004)。语言是对人类世界的反映,源于表达现实世界的需要,谓宾动词语义分类主要参考语言的相似性理据。我们根据语言与世界关系考察汉语谓宾动词,其语义特征呈现出言语性、心理性及弱行为性等。据此我们把自建语料库中搜集到的 543 个谓宾动词²,在分析其言语、心理、现实类谓宾动词的语义基础上概括提取出其共有的[+支配控制性][+弱行为性][+主观性]等语义特征。

1.1 支配指向性特征

任何一个述谓结构中最重要就是谓词,谓词的句法语义特征决定整个句式特征。在谓词性宾语句中虽有两个谓词,但最主要的是处于主句中的谓宾动词,谓宾动词的语义特征决定了整个句式的主语和宾语的类型。考察发现,谓词性宾语句中的支配动词主要分为三类,即言语类、心理类及现实行为类。考察这三类动词发现其最重要的语义特征便是[+指向性],每个谓宾动词要么指向主语、要么指向宾语。也就是说,谓宾动词的语义特征支配决定了主语、宾语类型,决定了句式内部构件配置关系,特别是谓宾动词还支配控制了宾语位置的外部事态范畴。心理类、言语类动词决定了主语必须为具有生命的主体充当,宾语主要为构建出的世界,而现实类动词大多数也要求主体构件为生命类动词。例如言语类动词必须有行为动作的发出者,并且是行为主体的主动发出,且有明确的言说内容或结果,具有明确[+指向]特征。而且在我们自建语料库中谓宾动词用例最多类别是具有言语性质的动词,共有 116 个言语类谓宾动词,其中直接表言说类有 100 个,如“说、告诉、解释”等。这类词语实质上是对言语世界的反映,也即沈家煊(2008)先生所说的“言”。言说动词一直都是词汇中重要类别。从古到今言语类动词也属于基本词汇范畴,数量庞大约有一百多个(汪维

² 语料主要有四个出处:1. 当代作家经典作品,约 10 万字;2. 兰开斯特语料库和北大 ccl 语料库中事务语体、政论语体、文艺语体、科技语体四大类,选择字数不等的语料,约 30 多万字;3. 《扬子晚报》(2013 年 4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2013 年 4 月 25 日)的用例,共约 2 万字。4. 孟琮的《现代汉语动词用法词典》中的用例。所有语料中共提取 543 个谓宾动词。

辉, 2003)。言语类控制性特征的谓宾动词又具有[+言说][+符指]两类特征, 言说类主要指反映人类思维主体主观体验的词语; 符指特征词语在言说类动词上基础发展出来, 与言说类动词相比, 符指类动词具有共同指向性、外在主动性等语义特征。但两者最大不同为动作发出者, 言说动词主体为人, 而符指动词主体为各类符指符号。很多符指符号又可看作是对有生命体的指代。

1.2 弱行为性特征

谓宾动词是汉语动词中的特殊类别, 其特殊在于可以直接配置谓词性宾语, 形成层级体系。这源于谓宾动词的弱行为性语义特征。考察发现, 谓宾动词中的心理动词主要涉及到情感、意志、态度、思维四个小类, 这四小类具有明显的心理性特征。心理动词属于反映心理世界的动词, 与行为动词相比, 属于非典型的动词, 行为性语义特征较弱, 属于意向活动, 具有意向性。意向性就是心理状态借以指向或涉及在他们本身以外的对象和事态的那种特征(约翰·塞尔, 2001)。这也意味着心理动词具有弱行为性特征。言说活动同样离不开一个意向活动, 一定要有言说的内容, 而内容只能来自意向活动(刘大为, 2004)。从这个意义上看, 言说动词也属于非典型行为动词, 具有弱行为性特征。现实类谓宾动词, 因与现实世界密不可分而具有现实性, 但又没有其他动词那么强烈的动作性或行为性。语言产生既然和认知密不可分, 那么反映现实世界的词语自然也是从表示具体事物、事件的开始再到表示抽象关系。在与现实相关的谓宾动词中, 表示事物存在出现的存现动词, 比如“有、缺乏、显出”, 这样词语行为性非常弱。而表示事物方位、事物关系过程、判断动词行为性几乎弱化为零, 比如“是、包括”这样词。一些相比较特殊认知行为动词也是不能忽视的, 如表示接触、管控、书写及遭受词语, 在这些动词中一些词语甚至已经虚化为标记, 这类与现实密切相关词语是具有非行为性动词, [-行为性]。即使有一些主体客体密切接触动作词语, 如“听、看、闻”等, 也有虚化为语用标记的趋向。而且在比较特殊一些谓宾动词也主要指一些没有实在意义动词, 如“打、搞、抓、打、带、包、请、给以、加以”等词语。总体看, 弱行为性是谓宾动词主要语义特征。

1.3 主观抽象性特征

语言中总会留下说话人个性的一些印记, 比如感情、态度、立场、视角等。每种语言都有主观性, 汉语就是主观性很强的语言。汉语中心理动词、言说动词又是主观性特征较强的词类。到情感、意志、态度、思维四个小类, 这四小类具有明显的主观抽象性特征。情感类动词无非就是表示“喜、怒、哀、惧”等的词语(苗守艳 2020)。而意志类动词也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并且会伴有随意动作, 随意动作在心理学中是指由意识调节控制的, 在后天生活实践中学会的明确的目的动作, 如走路、跑步、写字等, 而由此衍生的现实类谓宾动词也带有强烈主观性。态度类心理动词是指表现通过人脑思维活动对问题是非判断倾向性的词语。无论是人对事物的肯定赞同、否定怀疑、客观中立, 都是一种态度。考察发现语料中更多是为赞同、否定的态度类心理动词。在这类动词中即包含对个人认知形成的态度动词, 又包含对他人认知形成态度动词。即使是表示主体思维活动的一些动词, 也具有主观抽象性特征, 不是典型叙事性词语。已有研究发现表概率判断和表主观情绪的心理动词允准其宾语小句插入“确实/真的”等增强叙实性的语词(苏颖, 2020), 正说明了心理动词主观性强, 需要通过词汇手段增强其叙事性。言语类动词也是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复述他人话语不是简单随意地“说”, 而是带有一定的话语动机的不同程度的“违实”的肯定、否定的认识和态度。总体看, 以心理动词、言说动词为主的谓宾动词在语义上呈现出主观抽

象性，这为其配置不同类型外部事态范畴的宾语奠定了基础。

谓宾动词语义特征主要表现在主观控制性、弱行为性与主观抽象性三个方面。依据语义特征考察心理类、言言语类及现实类谓宾动词，发现具有强控制性的心理性特征的谓宾动词数量最多，言语性特征谓宾动词其次。

人类语言中都存在谓词性成分充当宾语情况，只是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比如英语中谓词性成分作宾语必然发生形式的变化，成为了动名词或宾语从句的形式存在着。也就是说，人类语言中都存在动词论元情况，只是汉语是孤立语，宾语没有发生形态变化。Dixon (2006) 认为，每种语言都会有一种措施把一个表示的行为或状态动词连接到另一个动词上，且做该动词的论元，构成复杂句，其中“想要、言说”类动词带谓词论元最为普遍。也就是说不同语言中支配谓词论元的动词都具有非常相似的语义特征。

2. 谓宾动词的句法特征

谓宾动词与其他动词具有相似的充当谓语、主语等语法功能。邢福义 (2016) 指出动词特征“在组合能力上，以能带宾语、能重叠表动量和能带‘着、了、过’为充足条件，以前边能出现‘不、都’等副词为必要条件。”此部分主要考察谓宾动词带谓宾成句的句法特征。

2.1 谓宾动词的带宾能力

按照谓宾动词带谓词性宾语能力可把谓宾动词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一类是既可以带谓词性宾语，又能带体词性宾语。在语料库中 543 例动词中，只带谓词性宾语有 113 例，约占 20.81%，其他都是既可以谓词性宾语也带体词性宾语。在谓宾动词中有这么一些动词，比较特殊，原本可以不带宾语属于不及物动词，但是却可以带谓词性宾语，如下例：我同意<你去南京参加答辩>，另外还有“组织、生气”等词语。这类动词因为不能带体词性宾语，甚至被很多字典辞书看作是不及物动词。这说明可带谓词性宾语谓宾动词既具有一般动词的基本特征，又突破了动词的语法特征局限性。

谓宾动词的支配能力，还体现在所支配的各类宾语的类别数量上，所支配的宾语的类别越多，说明支配能力越强。通过考察语料发现，谓宾动词类别和谓词性宾语类别存在一定程度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体现在谓宾动词的语义特征上。

表 1 谓宾动词与各种类型谓词性宾语配置关系可能类别表（续）

类别		动词性宾语				形容性宾语			主谓	联合	准谓宾
		光杆	状中	中补	动宾	光杆	中补	状中		+	
现实	接触				+				+	+	<u>+</u>
	遭受	+									<u>+</u>
	考量				+		<u>+</u>		+		
	学习	+	+		+				<u>+</u>	+	
	书写	<u>+</u>	+		<u>+</u>				+	+	
	管控	+								+	<u>+</u>
	虚化	+	<u>+</u>							+	+
	关系	<u>+</u>			+	<u>+</u>			<u>+</u>	+	<u>+</u>
	过程	+	<u>+</u>						<u>+</u>	+	+
	存现	<u>+</u>				<u>+</u>				+	+

心理	思维	±	+	±		±	±	+	+	+	
	态度	+	+	±	±	±				+	±
	意志	+	±		+				+	+	
	情感	+	+	±	+	+			+	+	±
言说	单向	±	±	±	±	+				+	±
	双向		+		+				+	+	
	符指		+	+	+	+	+	+		+	

说明：±表示有一部分可以，一部分不可以；+表示可以带；空白表示语料中没有发现用例。

由表 1 可知：谓宾动词支配能力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只能搭配一种形式的谓词性宾语，有的则可以搭配几乎所有类型的谓词性宾语。其中支配能力最强的是心理类动词，其中又以表示主体对客体思维认知的词语为最强大。支配能力最差的是现实类中表示遭受类动作动词。

2.2 谓宾动词与其他词类组合

一般情况下，谓宾动词带谓词性宾语由动词的语义特征决定，但一部分谓宾动词需要与一些词语组合之后才可以带谓宾动词。

2.2.1. 副词做谓宾动词的状语

大部分谓宾动词都可以和副词组合，也就是带状语，如例（1）（2）。一部分谓宾动词不需要修饰语可以带谓词性宾语，一部分谓宾动词必须带否定状语之后才可以带谓词性宾语，有些需要添加否定副词“不”以后，才能谓词性宾语，如例（3）。

（1）老吹〈他自己能干〉。

（2）他总是挖苦〈我太笨〉。

（3）不用〈开〉-不用〈开灯〉-不用〈向你开枪〉-不用〈打扫干净〉。

我们语料中有一些词语，如“不堪、不宜、不便、不致、不甘、不屑于”，这些词语是在经常固定使用凝固成词。助词常与词组合做状语，常与谓宾动词结合助词主要是动态助词和语气助词。

2.2.2. 数量、时体范畴词语做谓宾动词补语

谓宾动词与一些数量范畴、时体范畴组合，组合后整个谓宾动词客观信息变得主观化，做数量补语和结果补语，如例（4），类似词还有“介绍、唤”等。有些谓宾动词经常和补语连用带谓词性宾语，最后形成了固定形式，凝固为词语，如（5）（6）。

（4）你们审问（一下儿）〈是谁指使他干〉。

（5）谁想到〈咱们门口会有了马路〉

（6）一年没回来，想不到〈如今变化这么大〉。

例（5）（6）可以看做是一种谓语复杂化形式。“想”经历了从“动+补+宾”，再到“【动+补+宾】+宾”形式。有时还需要加“于”，甚至凝固成词，语料中这类谓宾动词有“便于、乐于、取决于”等。在“成功取决于努力不努力”，“取决于”已经凝固成词。还有一些需要加“到”和“得”，在谓宾动词中也常见。有些谓宾动词，经历长期带补语，形成固定格式凝固成为词，比如：感-感到、感不到/舍-舍得、舍不得/想-想

不到、想得到。在语料中还有一些结构比较固定的词语，如“犯得着、犯不着、来得及、来不及、免不得、免不了”也得属于此种类型。赵巨源（1989）指出行为动词中表示探究和表述的谓宾动词可以在带上补语以后再带疑问句形式宾语。也就是说，添加补语以后，谓宾动词复杂化依然可以带谓词性宾语。不能带补语的谓宾动词集中在语言类符指动词；心理类情感、意志、态度等动词上；现实类则集中在表示关系、遭遇获得、虚义动词上。

2.3 谓宾动词重叠条件

动词重叠形式多样，表示语法意义也不尽相同。根据对语料库中谓宾动词的重叠能力，有以下三种情况：无需重叠，如例（7）；作为成句条件的重叠，如例（8）；作为辨别意义的重叠，如例（9）。

(7) a.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b. *宣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8) a. 数钱【名宾】

b. 你去数数〈有几个箱子〉【动宾】

c. 你去数数〈他们车间来了几个人〉【主谓宾】

(9) a. 测测/测一下〈有多长〉【动宾】

b. 测测/测一下〈这山比那山高多少〉【主谓宾】

例（7）中谓宾动词不能重叠，谓宾动词重叠以后成为病句，整个句子成为不合格句子。例（8）谓宾动词，带名宾的时候一般不需要重叠，但是带谓词性宾语时候一般需要通过重叠方式才能实现带谓词性宾语的功能，或者通过加其他状语或补语来实现，重叠只是成句的条件之一。例（9）谓宾动词重叠和不重叠都能使句子合格，只是重叠以后句子的语用意义发生变化，变得更随意口语化。

按照每个谓宾动词选取 1 例原则，共选了 543 个语例进行重叠考察，发现谓宾动词语义类别和重叠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如下表。

表 2 谓宾动词重叠能力数量统计表（续）

类别		无需重叠		成句条件之一的重叠		辩义条件性重叠		合计
		数量	比率 (%)	数量	比率 (%)	数量	比率 (%)	
现实	接触	28	5.16	7	1.29	4	0.74	39
	遭受	9	1.66	0	0.00	1	0.18	10
	考量	2	0.37	8	1.47	10	1.84	20
	学习	3	0.55	1	0.18	3	0.55	7
	书写	4	0.74	1	0.18	4	0.74	9
	管控	17	3.13	1	0.18	5	0.92	23
	虚化	9	1.66	0	0.00	4	0.74	13
	关系	43	7.92	0	0.00	2	0.37	45
心理	过程	16	2.95	0	0.00	0	0.00	16
	存现	26	4.79	0	0.00	1	0.18	27
	思维	55	10.13	1	0.18	9	1.66	65
	态度	55	10.13	0	0.00	3	0.55	58
	意志	60	11.05	0	0.00	2	0.37	62

	情感	33	6.08	0	0.00	0	0.00	33
言语	单向	60	11.05	2	0.37	11	2.03	83
	双向	12	2.21	0	0.00	5	0.92	17
	符指	16	2.95	0	0.00	0	0.00	16
合计		448	82.50	21	3.87	64	11.79	543

由表 2 分析可知：无需重叠的谓宾动词数量最多，无需重叠的主要集中在言语类和心理类谓宾动词上，而重叠的用例主要在表示现实类的谓宾动词上。作为辩义条件重叠谓宾动词，重叠不重叠差别主要体现在语用层面，表示比较严肃正规的语境中，谓宾动词不能重叠；而在一些非严肃正规、口语化语境中谓宾动词可以重叠。

Givón (2009) 认为句法的复杂性表现在从句内嵌、递归上。谓宾动词与其他词语组合实现谓宾的功能，构成了具有层级特征复合事态句。考察诸多英语、韩语等诸多语言发现，动词与谓词构成补足关系形成复合事态句属于人类语言功能共性。汉语谓宾动词直接或有条件构成具有层级性复合句，是与其他类型的语言具有相似的句法特征。

3. 谓宾动词的相关教学策略

语言能力重要一项就是语言要素的整合能力，语言要素的整合度主要体现在词汇选择、句法结构等方面。根据谓宾动词类型学特征制定相应的教学策略，有助于学习者更准确高效地掌握其运用规律，从而提升汉语言能力。

3.1 抓住核心词类，突破难点

从谓宾动词数量来看，心理类动词数量最多，占到 40.15%；现实类动词数量其次，占到 38.49%；最少的是表示言语类动词，占到 21.36%。按照数量多寡谓宾动词类别形成的优选序列为：心理类 > 现实类 > 言语类。如果按照各次类数量多寡，优选序列则为：言说动词 > 接触类动词 > 思维认知动词 > 意志动词 > 态度动词 > 关系动词 > 情感动词 > 虚化动词 > 符指动词。由此可看出，言说动词是带谓词性宾语的主要词类。不过，心理动词和言说动词虽分属两个不同的语义域，但言说动词每一类都都投射到心理域，言语行为暗指与之相应的心理，两类词具有互通性（苏颖，2020）。言说动词具有与心理动词相似的句法语义特征。也就是说，心理动词是谓宾动词的核心词类。心理动词大部分既可以带指称性宾语，又可以带陈述性宾语，如“喜欢（孩子| <说话>）”，这也是所有谓宾动词的特征。教学中可以心理动词的用法为重点展开，然后拓展延伸到谓宾动词各个类别。谓宾动词教学中难点是现实类动词，大部分现实类谓宾动词支配能力有限，带主谓结构形式的情况较少，难以用谓宾动词句法特征类推。一部分现实类谓宾动词只能带单独谓词做宾语，这是特殊类型也是教学中难点，如：开始〈推出“手机召车”软件〉|套〈近乎〉|落〈埋怨〉|搞〈调查〉，这类词语意义比较空灵，属于形式动词，甚至有一些谓宾动词和宾语已经进入构式阶段。教学中只有关关注这类词语不能单独做谓语、不能带情态范畴标记的句法特征，才能更熟练运用谓宾动词。

3.2 借助语义类聚，因类施教

谓宾动词具有语义类聚特征，语料库中共有心理、言语、行为三大类，其中心理类分为情感、意志、态度、认知；言语类分为言说、符指；现实类分为存现、过程、关系、行为，其中具有[+行为]特征又细分为表接触、考量、学习、书写、遭受、管控等多个小类。一般情况下，语义类聚的谓宾动词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所带宾语结构

类型具有很大相似性。同一小类的谓宾动词又具有相似的适用环境，即相同语体适用性。教学中以某小类词语为例可以实现全面掌握，如以“学习〈画画〉|〈人家怎么做〉”为例，就可以实现对语义类聚中词语全面掌握。不同语体中谓宾动词语义类型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文艺语体中，谓宾动词运用上仍以心理类为最多，约占总数50.33%，其中以表[+情感性]数量较多，其他类相对较少。在科技语体中，谓宾动词运用主要以现实类动词为主，约占总频次54.8%，其中“开始、进行”出现频次最高；而心理类谓宾动词类型仅限于[+思维性]，言语类动词限于“说”。这就要求教学中不仅要按照语义类聚性进行分类教学，还要根据不同语体所适用的谓宾动词类型针对性教学。初级口语教学，因信息内容随意，口语化表达需要主要以[+言说]言语类动词为主；而在书面文艺语体中以[+情感]心理类为主，实现艺术化效果。教学中还可以据不同语体，分析信息传递过程中人际关系、传播效果等对词语运用的限制，以便更好掌握谓宾动词的特征。

3.3 发挥迁移作用，对比分析

语言迁移的研究发现，母语语言规则的强化会对语言学习产生影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利用语言迁移理论展开教学活动。谓词性宾语的实质都是小句宾语，结构主语的隐或现导致了小句宾语的形式多样性（苗守艳，2020）。谓宾动词配置小句宾语的句法结构特征为：两个述谓结构核心动词缺一不可，在句法上处于平等关系，小句宾语和主句之间联系无需使用形式标记。如：他对我们说〈他感到不舒服〉（《现代汉语动词用法词典》），谓宾动词即没有形态变化，小句宾语和主句之间也没有词语连接。汉语是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这种句法结构特征对于形态语的学生来说难以理解。不同的语言中都存在谓词性宾语现象，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形态语言与汉语是截然不同的表示方式，例如英语中谓词因时体不同会有形式的变化，作宾语要变为了动名词或宾语从句的形式。因此，在对外汉语教学中通过对比分析强调汉语谓宾动词句法结构特征，谨防母语负迁移。但因人类有共同认知基础，对不同情状识别、动词重叠等具有相似性，发生偏误情况也较少。在谓宾结构中情状标记运用情况复杂，时体标记与谓词配置具有多样性，有些标记需要强制性保留，如“恐怕他走，现在还不来”（上海师范大学留学生语料）。造成偏误原因就是谓词性宾语结构中时体标记不能随意删略，谓词性宾语句与形态语言中的时体标记用法有部分相似之处。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比分析时体标记表现方式，利用母语正迁移展开教学，掌握情状标记的运用规律。

4. 结语

谓宾动词是汉语中特殊的动词类别，其运用与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密切关系。国际中文教育中必须掌握其类型学特征才能顺利展开教学活动。谓宾动词中的心理动词、言语动词所具有控制性、弱行为性等特征具有人类语言谓宾动词相似语义特征；谓宾动词配置谓词性宾语的能力，与其他词类组合实现谓宾能力条件以及重叠能力等都具有类型学特征。在汉语教学过程中，只有关注谓宾动词的句法语义功能，利用其类型学特征，结合相应的语言教学理论，采用多种方法策略才能更好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

参考文献

- 蔡文兰（1982）。“进行”带宾问题。《汉语学习》，3，7-11。
- Cai, W. (1982). "Proceed" with the guest question.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3, 7-11.
- 陈克炯（1996）。略论先秦动词带谓词性宾语的语法特点。《中南民族学院学报》，76-81。
- Chen, K. (1996). Briefly discus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re-Qin verbs with predicate objects. *Journal of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1, 76-81.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xon, Aikhenvald (2006). *Complement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方梅（2005）。认证义谓宾动词的虚化——从谓宾动词到语用标记。《中国语文》，6，495-507。
- Fang, M. (2005). Authentication of the virtualization of predicate-object verbs—from predicate-object verbs to pragmatic markers. *Chinese Language*, 6, 495-507.
- Givón, T. (2009). *The Genesis of Syntactic Complexity: Diachrony, Ontogeny, Neuro-Cognition, Evolu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 刘大为（2004）。意向动词、言说动词与篇章的视域。《修辞学习》，6。
- Liu, D. (2004). Intentional verbs, speech verbs and the scope of discourse. *Rhetoric Learning*, 6.
- 苗守艳（2020）。再论汉语小句宾语结构主语的隐现及其制约因素。《语文研究》，4，19-25。
- Miao, Sh. (2020). Discuss again the looming subject of the object structure of Chinese clauses and its restrictive factors. *Linguistic Studies*, 4, 19-25.
- 约翰·塞尔（2001）。《心灵、语言和社会》。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Sayre, John (2001).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苏颖（2020）。汉语心理动词与言说动词的双向演变。《中国语文》，3，287-302。
- Su, Y. (2020). The two-way evolution of mental verbs and speech verb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3, 287-302.
- 王冬梅（2003）。动词的控制度和谓宾的名物化之间的共变关系。《中国语文》，2，315-328。
- Wang, D. (2003). Covariation between the degree of control of the verb and the nominalization of the predicate and object. *Chinese Language*, 2, 315-328.

汪维辉（2003）。汉语“说类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中国语文》，4，329-342。

Wang, W. (2003).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distribution of "shuo-like words" in Chinese. Chinese language, 4, 329-342.

邢福义（2016）。《汉语语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Xing, F. (2016). Chinese Grammar.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云兴华（1996）。真谓宾动词及其宾语的类。《武警技术学院学报》，4，66-70。

Yun, X. (1996). Types of true predicate object verbs and their objects. Journal of Armed Police Technical College, 4, 66-70.

赵巨源（1989）。疑问句形式宾语和动词的类。《烟台大学学报》，2，43-50。

Zhao, J. (1989). Interrogative form object and verb classes. Journal of Yantai University, 2, 43-50.

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Zhu, D. (1982). Grammar handout.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